

東方問題研究會編輯

台灣民衆的悲哀

8

北平新亞洲書局發行

公曆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初版 實價大洋二角

研究會叢書之八

衆的悲哀

著者 山川均

譯者 宋蕉農

校閱 沉底

發行 中國北平西單北大街
新亞洲書局

印刷 北平西長安街八二號
和記印書館

代售 各埠大書局

許序

台灣割讓給日本已經三十多年了。我們住在中國本部底人注意台灣同胞底生活底恐怕很少。這個原故多半是因為關於台灣事件底論文，報章雜誌罕有記錄，所以一般人無從知道他們最近的景況。加之中國本部的事情太多，許多人雖知道，却沒得工夫去注意他們，間或談到台灣同胞底生活，只是付之一嘆。中國現在的光景，自顧還有些來不及，何況能够顧到三十多年前放棄了底姊弟們？

中國人暫時不能顧及，也難相責。不過不要把願意知道台灣近狀底心和對於台灣人在異族統治底下底苦況底注意消滅了。台灣人今日所受底壓迫，是住在中國本部同胞所給底，換一句話說，他們是中國同胞遣送他們到異族統治下去受苦底。假使當時割了遼東或別的省分給日本，那些地方底人民也將和台灣人一樣地受壓迫，受摧殘，受非人的待遇。我們不要忘記漢族底子孫有一部分已做了別族底奴隸，做了所謂被征服的劣等民族，做了亡國奴！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台灣人！羞恥和悲憤應當時常存在住在中國底任何國民底心裏。

蕉農君譯日本山川均氏這篇論文，爲底是使我們明瞭現在台灣人底狀況。日本底台灣殖民政策，簡單地說就是發展日本人在台灣底勢力和利益，和排擠中國血系底台灣人，使他們不能在台灣生活下去。山川均氏指出這種政策底三個手段。就是經濟，政治，教育，三方面底絕對支配。台灣各種主要的農工商業，因爲日本政府與日本資本家底串通不歇地用強力侵佔或收買，弄得台灣農人個個將由地主變爲佃奴。講到政權，台灣人直沒有資格參攬，只能俯首被治。教育也是不能平等，從台灣底學校畢業出來底，學識淺陋到不可以言語形容，這並不是台灣人底智力低劣，乃是在日本底政策底下底「奴隸教育」所使然。台灣人底物質生活與理智生活受了這樣的摧殘，已經很够受底了，在精神生活與道德生活上，他們還繼續地被破壞。關於這一點，山川均氏還沒詳細地說出來，我希望譯者後來可以寫些出來給我們知道。

總而言之日本政府對於台灣人底態度是惡劣的。若能把台灣人擠出台灣島，是她最願意的事情。這也是她底計畫。看近年來對於台灣人底種種苛求和壓制就明白了。凡關心台灣事件底，不可不讀山川均氏這篇論文。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十八日許地山謹

譯者自序

台灣自從甲午年割與日本以來，本國同胞對於台灣問題簡直是不過問的。彷彿是父母因爲一時窮債的迫逼，把老二賣給別姓，老大就拿他當「外人」看待。事實上老二——台灣，也祇是替遼東的老幾做了犧牲品，形式上就變成外國人，亡國奴罷了。蓋因甲午的和議，日本的本意在於遼東。犧牲過的物品，就說不必特意「寶重」，但總還是值得「顧惜眷念」。

然而本國同胞對於台灣事實上毫無顧惜眷念之意，「寶重」更提不到了。縱即偶爾談及台灣人，也祇有拿外國人，日本奴等等刺心的言詞相酬應。尤其是到實際上老大和老二的活動相衝突的時候，老大們更利用這些所謂外國人，所謂日本奴等等刺心的名詞，作黨同伐異，排除外派的武器。唉！所謂外國人，所謂日本奴啊！我曾爲你們洒了不少的熱淚！雖然我所嘗到的壓迫的滋味，和你們所嘗着的苦味略有不同，但是你們的苦楚我却比自己體驗過的還印得深刻。

山川均氏能以異族的心腸，尤其本是站在征服者的地位，寫出這篇滿紙血淚的文章，

喊出人道正義的呼聲來，是我萬分感服的。分屬同胞，又是被征服者，又是送台灣人劉異族鐵蹄下的老大所不能顧及，或許不屑談的台灣問題，分屬異族，又是征服者的山川均氏，竟能關切周到，代為呼冤——這種情緒，不知道用什麼文字，什麼言語才能形容出萬分之一來！萬一這篇論文能在麻木不仁的同胞的腦中印上一點兒老二的苦狀的痕跡，或在別的方面提醒了老大的積極覺悟，奮鬥圖強，那末，年來我們所流的熱淚也算得到多少的代價了！

山川均氏這篇論文解剖台灣的經濟，政治，教育的差別辦法，和台灣民族的被搾取，被壓迫的狀況，言簡而意無窮，算是再透徹不過的作品了。關於台灣問題的著作寥若晨星，間或有之，其說法恐亦不及山川均氏這篇論文的透徹而且合於論理。並且台灣問題並非祇是台灣人本身的問題，而實是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或被壓迫民族的問題，至少也可以說是處於幾重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應該引為「前車」，「當頭棒喝」的問題。所以把這篇論文仔細譯出，印成小冊子以公於世。為使讀者得到明瞭的概念起見，特意把各節的內容編成簡明的綱要，列於小冊子的前頭，充當目錄。並另在小冊子的末尾，作了一篇譯後，藉以

補充山川均氏所未說的話。

特蒙先人世爲華官而自己在幼年逃出日本虎口的許先生，用舊台灣人的滿腔熱血的口氣，爲這本小冊子作序，字字血滴，句句生聲，譯者除以十二分的誠意感謝許先生外，並希望讀者在未讀本文之先，須仔細的吟味許先生這篇序的深意！

一九三〇年一月廿八日蕉農識於日本京都

台灣民衆的悲哀綱要

一 我們應該關心台灣民族的運命——日本佔領台灣的意義在於台灣富源的豐富——日本帝國所投下的母金——日本帝國由台灣收回的紅利佔定爲母金的十倍——十年間的砂糖消費稅就有一八，四六九，八九〇元。

二 台灣總督的施政方針和改用文官總督的用意——文官總督的產業政策所及台灣農民的影響——施行產業政策以後台灣農民自人口比例說是減少的——農民要維持他們的生活須耕種更廣的土地，即農業的養生力減少了——農民生活的低落正和農產物價的增高適成正反——台灣土地的集中程度略與日本內地相同。

三 台灣耕地的分配情形——最下層貧農階級的發生——耕地分配情形的變動即自種農和佃種農同時減少而自種兼佃種農增加——台灣各種耕地的平均數和日本內地的平均數的比較。

四 台灣農民的被擠出農業圈外和被壓於商業資本之下台灣農業上階級的分化是此後將要發展的事相——然而台灣農民的苦楚較諸日本農民有加無減——台灣農民於地主

的榨取之外還有更利害的日本資本的榨取——在農業生產者的島民和日本資本勢力對峙的天秤上加添決勝重量的的是政治權力——這種政治權力是以產業政策殖民政策表現出來——芭蕉的輸出問題即可證明所謂產業政策——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官吏和營利公司相勾結的怪現象——現台灣的社會情勢是日本資本勢力和台灣島民的對峙占住前排，台灣島民間的階級的對立退佔後排。

五 在台灣日本資本勢力一日千里地增加——日本資本在台灣分配——台灣的金融業也很發達——台灣企業中最大的製糖業是在殖產政策之下急速發展的——糖業資本的集中同時驅逐了台灣本地的糖業——台灣製糖業的情況——砂糖王國一面是台灣的最大資本家一面又是台灣農奴的大地主——砂糖王國榨取台灣農奴的不正手段。

六 台灣蔗農的生命完全握於砂糖王國之手——台灣蔗農所以還能存在是砂糖王國的需要使然的即砂糖王國對於甘蔗的供給足用則立逐蔗農於農業界外——採取砂糖原料的區域制度——甘蔗的實價祇決定於製糖公司的片方——第一個農民組合就是蔗農組合——蔗農組合所提出的二種要求——政府幫同砂糖王國扑滅蔗農組合的一例。

七 原始蓄積的秘密之一例即竹林問題——竹山斗六嘉義三郡的竹林是島民祖先的遺產是他們的飯碗——資本家所養飼的警察強迫所有竹林的島民蓋印受金——島民所有的竹林先變成台灣總督府的模範竹林——總督府模範竹林的辦公處就是三菱公司的辦事處——所謂「總督府模範竹林」的標牌忽又變成「租與三菱公司」的標牌——竹林所有主的陳情表被總督府退還代表者被拘禁——三菱公司可以不投半文資本而採伐每個竹林白得四十二元多的利益——「租與三菱公司」的標牌忽又變成「三菱製紙公司所有林」的標牌。

八 日本資本家常懷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心理以虐待台灣手工業的勞工——台灣各門工廠的概況與勞工的分配——工廠主大多是日本人勞工盡是台灣人而工資比天然動力還賤——就勞工的年齡別考察看即可知道台灣勞工所受的虐待——台灣勞工和日本勞工工資是一對二之比——以勞動能率解釋台日勞工工資的差異是絕對沒有根據的——台日勞工工資的差異不但通行民間企業政府本身也採取這種原則。

九 所謂「一視同仁」的口頭禪——六三問題——所謂自治制——御用評議會和協議會——

——總督府自己發音以製造留聲機的聲盤——所謂最高民意機關的評議會會員的分配怪狀——三十多年來殖民政策的唯一的成績是把台灣的有產階級醇化融合於日本有產階級或變為寄生階級——總督府評議會的台灣議員是從最經醇化融合過的台灣人中官選出來的——州街市的協議會日本人同樣占制勝的多數——街長莊長的安插也以同樣標準為依據——在三萬三千名台灣官吏之中高等官的台灣人祇有三名。

十

人民連坐制的台灣保甲制度——保甲的絕對義務——壯丁團的義務——保甲在征伐生蕃所盡的義務比總督府征蕃費還大——保甲在其他的方面所盡的義務。

十一

兒玉總督的殖民教育主義——公學與小學之區別——所謂共學制——台日人的教育差別依然存在——日本兒童和台灣兒童的進學比率——在台北市五萬日本人設五個小學十二萬台灣人也設五個公學——小學與公學教員資格的差異——小學公學教員薪水的差別——台灣兒童所受的教育是教育費不及日本兒童一半的賤價教育——日台人中等學校的差別——專門以上學校的差別——小學公學教員的養成辦法的差別——這樣從頂到底的教育差別是故意編制的是以民族線為標準的——實施共學制

的結果這種教育差別祇從紙上擦去而事實上却加重程度。

十二 所謂「把台灣人當對等人類看待所以日台人的兒童之間才能打架」——台灣人沒有言論集會等自由——台灣人要旅行也受限制——某某日本博士先檢點聽衆有無台灣人之後始繼續演講——某某中尉說要統治台灣祇有「手鎗」——這位中尉的思想和感情正和統治台灣的日本人的思想感情符合——本書總結：日本資本壓迫台灣人愈有效力愈能促進台灣民族階級分化且於台灣民族的民族主義帶上階級問題的性質。

台灣民衆的悲哀目次

一，許序

二，譯者序

三，綱要

四，本文

五，書後

台灣民衆的悲哀

山川均著
宋蕉農譯

(一)

一般人對於台灣問題，都漠不關心。無論怎樣放大來說，我們對於台灣問題，總不如對於同是殖民地的朝鮮那樣關切。台灣有一部分漢族住着，人口約有三百七十多萬。這一部分漢族政治上已經和中國本部斷絕關係，而表面上是以日本國民的名義受着政治的，經濟的支配。我們雖然是無產者，但也不能對於他們躲避責任。我們對於他們的利害，他們的命運，決不能漠不關心。聽說前年衆議院曾收到設立「台灣特別議會」的請願；而且這個請願是以不違反憲法爲前提而接受的。國會究竟怎樣處置這個請願，我們雖然還不得而知；但是這個事實必定能够引誘許多人的注意，到本不應忘記而實忘記了的台灣民族上頭去。（譯者按：設立「台灣特別議會」的請願書，已經提出好幾次，消磨了台灣有志者幾年光陰，耗費了幾十萬的金錢，到現在其成立還是遙遙無期，但是這種議會的設立，祇是少數特殊階級的台灣人所期望的，大部分民衆是絕對反對的。）我想把母國（指日本）殖民政

策下的台灣，介紹多少我們所知道的材料給國會，亦是我們對於他們（指台灣民族）應盡責任的一端吧！

「……山有喬木，海有魚鼈；穰穰五穀稔於野，而百禾離離。富源無盡期，寶庫任人開發。進可伸張經略南方之大志，退亦足爲子孫謀定百年之計！……」

翻開一九二五年版的「台灣年鑑」一看，牠的緒言中就有這一段，用簡潔的文字，教給我們佔有台灣的意義。

明治二十八年佔有台灣，三十年以後設立「特別會計」。當時的計畫，豫定明治四十二年以前，每年必須由國庫補助台灣經費。因爲這種計畫，於日本的財政加重相當的負擔，以致發生不如放棄台灣的主張。然而「開發台灣」的進展，出乎豫想之外，至明治三十七年，台灣總督府的財政獨立以來，已就沒有本國補助的必要。在這九年之間，本國的財政所補助台灣的金額，共有三千四十八萬八千六百八十九元。這就是佔有台灣以來，日本在台灣所投放的母金。

由這些資本，日本得到什麼？總計明治三十年至大正十年的對內貿易（台灣與日本間）

的移出與移入的金額，共有二，〇〇三，三一二，〇〇〇元。由此發生的純益，最低定爲一成半，也有三〇〇，四八一，八四八元。約略十倍於佔有台灣以來，日本在台灣所投放母金之數。

日本因爲佔有台灣所得商業上的利益——因爲商業上的利益是間接的，所以沒有正確的數字可以表示出來——姑置不論。此外國庫也漸由台灣，直接而且明瞭地收取進款。前面也已說過，佔領台灣當時的計算，是以年年添本爲佔領的代價。然而這種添本，至三十七年就停止了。自明治四十二年至大正三年，反將台灣關稅的進款的一半撥入國庫。換句話說，台灣能於積極方面彌補母國財政的不足；佔領台灣之於母國，成爲直接的財源。現在把大正二年至大正十一年十年間的砂糖消費稅計算看，共有一八，四六九，八九〇元。祇以這筆款項充當以前在台灣投款的三千萬元母金所應得的利益，也算是比例相當好的買賣，佔領殖民地的意義，至少也已解釋了大半。

(二)

若一讀佔領台灣以來歷任總督的施政方針，就可以知道這些政策的骨格，在於所謂「

緩撫島民」。質言之，它是地方官「以警察與軍隊爲羽翼」，『寬嚴適度』的教言。請讀大正八年初次以文官資格赴任的田總督的施政方針。牠是初次注重產業政策的。大正八年前後，是台灣的經濟狀況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台灣各種企業公司的數目，大正七年有二百三十五個，至大正九年則激增爲四百三十四個。這些公司的資本總額，由二億元激增爲五億七千萬元。祇據此一事，我們也可以知道台灣的統治，由武官政治改變爲文官政治，絕不是偶然的。

在日本統治之下發生的這種經濟上的變化，究竟於台灣島民，有什麼意義？台灣全島的人口有三百九十萬（包括日本人及外國人共有二十一萬；至於農民幾乎盡是台灣人）；其中百分之五十八爲農民，所以先考察這方面的變化。

第一步，先查察總人口與農民的比例。明治四十三年，農民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三。大正二年是百分之六十二。大正五年驟增爲百分之六十四。大正八年又降低爲百分之六十二。大正十年減爲百分之六十。大正十一年十二年更減爲百分之五十八。在這期間，農民的人口約略增加十七萬六千。但若自其與總人口的比率說，總人口之中專靠農業以維持生